

# 解放区中小学复课 五人徒步西海求学

## 准备全面复课 举办教师训练班

1948年秋，潍县、济南相继解放，山东除青岛还被国民党占领着，全省解放区已连成一片，形势向好。秋后解放区所有中小学校一律复课。停课时间虽然不长，但要全面复课，有许多工作要做。首先是师资配备，停课期间有的教师已经改行，如脱产干部、财贸战线人员、村里的会计。不过也有从敌占区回乡的知识分子，经短暂培训可做教师。

为此，昌南县人民政府于9月开办教师训练班，也有人不明政策不愿前去。村里两位教师配合村干部，做了许多宣传工作，动员了从潍县刚解放回来的两个人去县里参加学习班。吴生的一个堂弟，学习回来后，被分到本庄当小学教员。他以在县上学习的亲身经历批驳了谣言，并积极宣传了训练班上的民主氛围。

由于参训人员成分复杂，有原任小学教师，有新毕业的学生，有青年知识分子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有高中学生、初中毕业生，有初中肄业的，也有许多小学毕业生。思想觉悟差异大，尽管绝大多数人拥护党的政策，但也有半信半疑，甚至还有人存在着对立情绪。因此训练班上第一课是政委（县委书记）的政治报告，用无数事实和鲜活例证，同时用毛主席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，统一大家的思想。武装人们的头脑。教育科长在讲话中，说明教育对培养党和国家干部，提高群众文化程度，扫除文盲的重要性，讲了解放区学校复课的重大意义。

## 展开大学习大讨论 提高政治认识

接下来的几天开展大学习大讨论，在小组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发言。原则是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形式不限，可以朗诵，可用诗歌，可以争论，理越辩越明。这天上午，忽然有一个手拿快板，外号“五两沉”的人边打板边发言：“呱嗒板响连天，今天我来发言。日本鬼特凶残，侵我国土毁家园。放火烧庄无计数，还把我的姐妹奸。亡我国家灭我种，杀我同胞鲜血溅！全民一起来救亡，人人守土齐抗战。兄弟阋墙同御侮，国共两党俱中坚。千万英雄成烈士，抗战胜利整八年！苏联出兵立大功，更靠美国原子弹，是美国的原子弹！原子弹！”一段别开生面的发言，既好笑，又突然。

他的发言刚一结束，

就有许多人直接站起来呼喊：“不对！是苏联出兵东北，才迫使日本投降！”也有人坚持说：“是美国的原子弹！”“苏联出兵……”一时乱了套。主持人赶忙招呼：“大家积极发言是好的，但要举手才能发言，不然谁发的言也听不清了。”会场才逐渐平静下来。

几天的学习和发言后，政委做了总结。政委首先肯定了学习班取得的成绩，表扬了大家认真学习，争取发言的积极性。接着以大量具体生动的实例，说明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，固然与原子弹轰炸有关，但原子弹炸死的多是平民，没有摧毁日本在东北和其本土的精锐部队。据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曾打算必要时放弃部分国土，也要死守我国的东北，以东三省的广大土地和丰富资源，坚持把战争打下去。若不是苏联出兵东北，摧垮了其坚固的防御工事，消灭了其主力部队，日本是不会无条件投降的。至于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，通过学习，大家的认识已经很清楚。



1949年的西海中学平度城校址，现为平度一中旧校舍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平度一中旧址(资料图片)



现在的吕家集村一角



解放初昌南县政府所在地，现为昌邑市北孟镇的一处陈列馆。

## 教师分配各地任教 解决教学设施不足问题

训练班最后进行文化测试，按所属区（乡），将教师们分到各地小学任教，并要求立即办理招生事宜。原来我们村有处镇立完全小学，已于前一年年初停办，因为是镇立，校产村里不好处理。教室为当时低价购买或借用的民房，学校停办后，有的房舍搬进了住户，所有教学设施，桌凳、黑板、床铺等许多东西成了私有财产。只有张老师和吴生老师还坚持教着三四十个学生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要办一所完全小学，等于是白手起家。

有位老村长，解放前曾兼任完小董事，热心教育，又是管文教的村委委员。上面要求尽快开学，急得他和分配来的校长及两位老师团团转。老村长先是把自己的6间屋献出来做教室，又说服西邻家献出5间屋，吴生家又献出3间屋，教室总算有了着落，这些房子打开间壁就可做教室。

不过课桌又成了大问题。眼下只有现在的村小一个教室一个班，有20多套桌凳可用，其余的都在住户家里被私用。新分来的校长和教师，对村里的情况一无所知，老村长和村小的张、吴两位老师带着新来的教师，先摸底排查，再挨户动员出狗来咬，老村长也亲自做过动员，均无进展。这家交与不交，影响着不少住户。大家正想办法的时候，恰巧老天家有两个外孙要报名上学。老村长与大家一商量，以缺少课桌为由，叫住在庄东头老天家的女儿动员她父亲交出课桌，孩子方许入学。这一招真管用，老天家不仅交出了课桌，还搬出几条长板凳。其余存有课桌的人家见状，都把占用的课桌和办公桌等交到学校，凳子不够，学生自带。又由村里的木匠做了几块黑板，课本从县新华书店统一领取，只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区（乡）完全小学就开班了。副区长和文教助理都来祝贺。

## 五人徒步西海去求学 腿酸痛步履蹒跚

随着县区小学全面复课，西海专署所属的中等学校也相继开学。因为昌南、潍南是新解放区，又距专署所在地较远，故而西海中学和胶东建设学校（以下简称胶东建校）西海建分校，都给这两个县留出了名额。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都有资格入学。老村长的小儿子和吴生弟弟等我们一行五人，踏上了去西海专署所属西海中学（现平度一中）求学的道路。

西海中学在掖县沙河镇，距家乡近100公里。我们几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毛孩子，背上行囊，提着学习用具出村，只知方向是东北，走哪些村庄都不知，区上要求先到北孟的昌南县政府换介绍信，然后去沙河。一路走，一路问，还好去沙河正好走县政府所在地北孟。

想不到的是快到县政府了，突然南方传来几声炮响，我们其中一人立即作出反应，说是南方的仗正打得激烈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，不想去西海上学了，闹着要回家。经大家连批评带劝，才勉强继续前行。到县政府只走出了20多公里，在教育科换了介绍信，一行人未敢停留，继续长途跋涉。

路上，我们五人按年龄排了号，年龄最大的一号，除背行李外，还从家里背上

了一个小推车的胶轮，说是没带钱，路上将其卖掉作为路费。当时农村的推车绝大多数都是木轮，胶轮好像是“贵重物资”，以为能换钱。但一路未遇到集市，再说即使遇到集市也没工夫去卖。这个东西倒反成了累赘。一号虽然年龄较大，也很壮硕，但走路不一定行。原因一是体胖，再是鞋不合脚，几十里地下来脚就起泡了，又比别人多了一个附带物，走起来步履蹒跚。老二虽然没有累赘，腿脚也犯了同样的毛病，一瘸一拐的，我们走在路上像一队残兵败将，又像几只受伤的羔羊。因路途遥远，按照期限必须明天赶到，尽管腿酸痛，但也不敢坐下休息，再艰难也要坚持着走。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就唱唱歌，讲讲励志故事。走到一个村头，正好见一位老大娘在井口打水，大家一拥而上要水喝。我们灌了一肚子凉水，边走边啃饼子，少不更事，连声谢谢都没说就走了，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心中有愧。

吃了喝了，虽然身上有了劲，但脚上的疼痛却没有减轻，反而比刚开始走时疼得更厉害了。我们五人互相扶持，老大的胶轮，别人给他扛着，老二的手提兜也给了别人，但我们还是走起来歪歪斜斜，引得路人不断投来惊异的目光。

一路问了好多老乡，都说是前面不远就是吕家集村，可走了好久还未到，天黑下来才抵达。吕家集村的人正在开会，看了我们的介绍信，见是一群狼狈不堪的孩子，一位妇女干部立即吩咐烧水馏干粮，并把我们安排到里间的炕上休息。她说：“这里经常接待去西海的人员，你们不用客气，就安心住在这里好了。”很快端上来热汤、咸菜和窝头，我们狼吞虎咽吃了个肚皮圆，便进入了梦乡。

睡梦中突然听到老四喊肚子痛，接着哇的一声吐了。好歹挨到天明，报告了村干部，村里立即找来医生，老四吃了中成药后，呕吐虽然止住了，却不能随大家上路。到西海还有二三十公里远，怎么办？那位妇女干部说，把老四先留下，由她来照顾，要我们几人赶到学校先安排下，再来接病号。我们再三感谢，便上路了。

大家赶紧慢赶，一路打听，已经过午了，总算到达了学校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老教师，后来才知道是教务副主任。虽然已过了午饭时间，但破例叫伙房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当我们汇报了吕家集的事后，看了看时间，说是时间太晚，来回50多公里，今天已来不及了，在解放区村干部分家里没有问题，只好明天一早派人去接。那时解放区刚复学，既没有大马车，更没有汽车，只弄来一辆推车，由校工推着，一边是我（体重最轻），另一边压着石头以防偏沉，小跑一般，中午赶到吕家集，把病号推到了学校。为了感恩，老四还把妇女主任拜为干娘。此后我们每次路过，都去看望这位恩人，她已经成为我们五人的干娘了。



1948年秋后，解放区所有中小学校一律复课。9月，昌南县人民政府举办教师训练班，然后所有经过培训的教师按所属区（乡），分到各地任教（小学）。因前期学校停办，再复课等于白手起家，缺乏桌椅板凳。于是，张老师、吴生老师，还有一位老村长捐出部分桌凳，又动员村民，终于凑齐了课桌。西海专署所属的中等学校也相继开学，作者一行一共5个学生到西海中学求学，一路打听，终于徒步走到了学校。

